

<<镜世莲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镜世莲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1081193

10位ISBN编号：7221081190

出版时间：2009年1月

出版时间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潘姝雅

页数：45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镜世莲华>>

内容概要

他，因如仙的美貌成为扰攘红尘中的偶像，被迷恋，被追捧，亦被唾弃，被践踏。他以为，他只是这浊世中一个卑贱的玩物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命中的她..... 为了接近她，他男扮女装，成了她的闺中密友，十二岁，她糊里糊涂把自己的未来许给了一个陌生人，她甚至不知那个人姓甚名谁、是男是女。多年后，她早把童年的承诺遗忘，“他”却要将她的一生纳入自己的版图。

<<镜世莲华>>

作者简介

红尘如镜，亦有正反两面。
既有正面映照出的浮华喧嚣，也有背面隐藏着的阴暗丑陋。
南宫傲是这个故事的封面人物，作为“千手观音”，他是扰攘红尘中那浮华的映像，是大众的娱乐工具，而他自己，却生于忧患，阅尽镜子背面的肮脏丑恶。
他的爱情，源于对命运的不甘与抗争，也是对生命中最本真的善与美的追求。
在这个故事的结尾，还有一个封底人物，一个千方百计要走进浮华，最终却迷失毁灭的女子。
她与南宫傲相合对照起来看，才是本书最真实的表达。

<<镜世莲华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。

从清早到黄昏，这个白衣女子就这么一直立在悬崖边上，凝然不动，仿佛是一尊白玉雕像。崖顶的风不可谓不烈，而她，却连衣角也未有丝毫掀动。

这一天正是清明节。

来山上踏青游玩的人们都已陆陆续续地下了山，设在半山亭里的小茶摊还有几位散客，而胖胖的小老头儿已经在手脚麻利地洗涮茶具、擦抹桌凳，只等这剩下的几个散座一走，就准备收摊回家了。

忍不住地，他又看了那呆立崖顶的白衣女客一眼。

还是那个姿势，纹风不动。

老头儿收回目光，自己摇了摇头。

他实在想不透，这位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风，更烈。

站在这个崖顶，柳鸿飞可以清楚地看到平南王府那一片恢弘豪丽的建筑群。

那是京城西南角一座最大的府邸，王府花园内名为“天镜”的那片大湖直与城外春明湖相连，每年各地向宫里进献贡品的船都要从此经过，然后再向北折入运河码头。

夕阳渐落，天边尚余一抹彤晖。

柳鸿飞白衣的身影在背后红霞的映衬下，恍如临凡仙子，飘逸出尘。

那张略显苍白满蕴愁容的秀丽容颜，也仿佛隐在云雾中，看去黯淡而不可捉摸。

她轻轻叹了口气。

二十年了！

二十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次，她立在脚下的这块岩石上，远眺着平南王府。

那里，曾是她的家。

以她那非凡的目力，她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府中穿梭来往的那些小过蚂蚁的人影，不知有多少次，她徒劳地想要从中辨认出那个令她梦萦魂牵的影子。

然而，她收获的，却只有更多的辛酸和眼泪。

“麟儿，麟儿，”她喃喃自语，“这时候你在干什么？”

你可知，娘在这儿看着你……” 两行眼泪，从长长的睫毛下滚落。

又一阵风来，掠过茂密的灌木丛，沙沙作响。

柳鸿飞忽然蛾眉轻蹙，脸上露出一抹倦怠，抬起衣袖轻轻拭去腮边泪痕…… 几星黯淡的乌光恰到好处地自木叶阴影之中飞射而出直袭她背后，眼看触及衣衫…… 灌木丛中发出几声压抑着的狂喜的叹息。

若不经意地，柳鸿飞长袖向后轻轻一卷，好似拂去衣上尘土，那几点乌光霎时隐没不见了！

刚蹿出树丛的几个黑衣人陡然定住，薄暮中，好似戏台上滑稽的剪影。

柳鸿飞慢慢转过身，目光在这些偷袭者身上闪过，最后盯住了面前一个瘦高鼠面人，嘴角牵起一丝揶揄的微笑：“天还没黑呢，就这身打扮，太早些了吧？”

你娘难道没教过你怎么穿衣服？”

” 瘦高个子尖嘴抽搐了一下，恨恨地磨着牙齿：“王妃娘娘果然好身手！”

不过，要打发咱们北坛七星，可也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” “北坛七”腥“啊？”

”柳鸿飞作恍然状，“难怪如此臭不可闻！”

这几年你们好大的名声，我还以为都是些什么好玩艺儿呢，原来就这么几块料！”

果然江湖传言信不得。

看足下这副尊容，你就是鼠老大？”

” 这被称为鼠老大的，就是最近两年冀北黑道上突然冒出来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组织……“北坛七星”的大当家陆琨。

称他们为一个组织似乎有点儿牵强。

<<镜世莲华>>

他们只有七个人，以陆琨为首，干些杀人越货的黑道买卖。

因为这几个人武功不弱，又都心毒手狠，出道没几年便成了冀北一霸。

他们平日各自为政互无来往，遇到棘手的大买卖才会三两合作，但也完事即散，行动神出鬼没，当地官府多次剿之无功，因而声名大噪。

这七个人无事难得凑到一起，像今天这样七“星”会聚联手合作的情况还是有史以来头一回。

陆琨瞧着被围困在崖边的柳鸿飞得意地笑了，那声音像煞牙缝里在倒吸冷气：“强龙压不住地头蛇，还是趁早把藏宝图交出来吧！”

别等呆会儿动起手来，吃了亏，可就不好看了！”

”柳鸿飞微微一晒：“凭你们这几块料也想抢藏宝图？”

只怕我把图给了你们，你们扛不动啊！”

”陆琨冷笑：“这就不劳娘娘操心了！”

只要你乖乖把图交出来，咱们就放你走路，不交的话，哼哼！”

”柳鸿飞笑了，手掌一翻，一个纸卷托在陆琨面前：“既这样，来拿吧！”

”七个人顿时两眼放光，一齐扑了上去。

堪堪即将得手，却不知怎么，眼前突然亮起一团白花，七样兵刃便唏里哗啦地搅在了一起。

陆琨的双钩全钩在了老三魏化平的九环刀的刀环里，瘸腿老四的镔铁拐被七疯子的链子镖缠了个正着。

二头陀哈里金的大禅杖砸断了老五马瞎子的金蛇软鞭，拦路鬼庞六的狼牙棒又在哈里金的袍袖上戳了几个透明窟窿。

七个人骂骂咧咧手忙脚乱一通拉扯才算各自分开，柳鸿飞却已不见了踪影，回头一瞧，只见这位王妃娘娘不知何时已坐在半山亭的小茶摊上，优哉游哉地啜起了香茗。

陆琨等人一下子傻了眼。

傻眼的不只是北坛七星，摆茶摊的小胖老头儿也在瞪着柳鸿飞呆呆发愣：自己方才明明已经收好了桌椅茶具，才一转脸的工夫，那位山顶的女客已经成了这小茶摊的主顾，那壶茶是谁给她沏的？正纳闷，半山腰响起一声炸雷般宣呼：“无量天尊！”

”老头儿一激灵，吓得险些坐在地上。

柳鸿飞面色陡变。

一个身着黑色道袍，高大魁梧如铁塔般的赤面老道姑出现在亭前，在她身后，围随着十几个年纪不等的女弟子。

不须回头，柳鸿飞便知是自己的老对头……赤松山的火云师太到了，心中不觉暗暗发愁：“单是这头火牛倒还没什么，只怕那七只土鳖在这个当口趁乱打劫，可就实在有点儿麻烦了。”

”火云师太一声冷笑：“俏阎罗果然好身手，这一招”天魔化影“真是无懈可击。”

”柳鸿飞嫣然回顾：“师太见笑了，多年不见，师太的”乾元罡气“也练得越发雄浑威猛了。”

”火云师太冷冷哼了一声：“知道厉害就好，妖女！”

”目光中含着深深的恨恶。

对于极乐堂的这个女弟子，她恨不能噬其肉，喝其血。

这番刻骨的仇恨绝不仅由极乐堂掌门百阴子身上而起，事实上，她恨这个柳鸿飞较乃师百阴子犹有过之。

柳鸿飞已知今日断不能善罢，不慌不忙啜了一口茶，站起身。

她十六岁入江湖，又因师门藏宝图故，近二十年来被武林中人追杀，抛夫别子亡命天涯，身经大小何止数百战，什么样的人她没有会过？

要讲打架她可不怕！”

火云师太是暴躁性子，彼此既熟，也无须废话，手中铁拂尘一抖，泰岳倾倒般直扑上来。

茅亭的四柱吱吱作响，茅顶似已翩翩欲飞。

小胖老头儿早已趴在了桌子底下，心胆欲裂的颤抖中，却没发觉头顶的桌子已被强风掀到了亭外，把他无遮无拦地晾在亭中地上。

一黑一白两个人影犹如一团狂舞的飓风纠结在一起，刹那间已拆了数十招。

<<镜世莲华>>

两个人是多年的老对头，彼此的身法招式早已烂熟于胸，她们较量的，是速度、力量，还有临战发挥的急智和把握制胜机会的灵思。

崖顶上的北坛七星已向着这边蠢蠢欲动。

他们在等待机会，等待双方两败俱伤，他们可以从中渔利的机会。

可怜这座半山亭，历经数十载风风雨雨兀自屹立不倒，今日横遭人祸，却是摇摇欲坠了。

火云师太的十几位女弟子早已远远地退避一旁，不惊不诧地观看亭前剧斗，仿佛在剧院包厢里观看一出早已烂熟于胸的好戏。

只是为首的那两个大弟子丹霞与绯雪，却在不时地拿眼梢照顾着渐渐逼近的北坛七星。

在丹霞与绯雪的背后，立着十七八岁的一个小道姑。

想是才入门不久，或许是天生的好奇心重，那一对极见灵活的大眼睛看看这边，瞧瞧那边，小嘴微张着，似乎已对现场微妙的阵势感到目不暇接。

忽然，当她的眼光仓促地从山道上掠过的时候，却一下子定住了，呆呆地望着，口中不觉轻轻“啊”了一声。

丹霞与绯雪也望见了山道上的来人。

以她们二十年行走江湖的阅历，竟然也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姑娘似的惊呆了。

北坛七星的眼睛也不含糊。

陆老大本已瞅准机会准备撒手的“追魂弹子”停在了半空，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，向着山道上的来人呆呆地瞧着。

另外六个“星”也各以不同的姿态定在那里。

这一刹那，时间仿佛停滞了，世界仿佛静止了。

柳鸿飞与火云师太也明感到现场的气氛不对，猝然罢手，两双眼同时望过去，也就同时愣在原地。

。 趴在阶下的小胖老头儿突然发觉身围的劲风渐渐和缓、静止了，耳朵里声息全无。

心内诧异，小心地抬起头来。

他看见了一双脚，一双穿了白色皮靴的脚。

靴的样式看不真切，因为脚尖以上被一袭白色长衫的前襟遮没了。

耳畔一声低低的问讯：“老丈，卖茶吗？”

语调平平淡淡，却那么柔和悦耳。

声音送到每一个人的耳里、心里，是一种宁静的舒适感，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把这声音在心里细细地回味。

眼前是个一身素白的年轻人。

修长的身材，着一袭略显宽大的细白绸长衫，长袖与下摆把手脚都严严地遮住，同色质料的披风从他肩上随意地拖曳下来，几乎长可及地。

头上一顶斗笠，不知用什么编就的，也是雪白，一圈长长的白色面纱顺笠沿垂下，微风吹过，飘曳出一片朦胧的神秘。

在他身后是一匹白马，不见丝毫杂色，洁净无瑕一如它的主人。

最奇的是马身上没有鞍辔，更无任何人为的装饰，长鬃披泻，高大、雄骏，带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骄傲，睥睨着在场所有的生灵，仿佛只有它才是天地万物的主人。

那是一种真正的王者风范！

这样一匹马，这样一个人。

没有马缰牵在年轻人的手里，而那野马时时回顾的眼光，却带着深深的依恋。

能有这样一匹马的人应该绝不是弱者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，随着那年轻人缓慢却如一缕清风般向前飘荡的身形，满地的飞沙走石似被人施了魔法，在他的脚下悄悄退避；随着那面纱后的两点星光投向茅亭的一刹那，嘎吱欲颓的亭子立刻安然如昔。

这似真似幻的白色身影，犹如荒漠中的海市蜃楼，带着谜一样的魔力，诱惑着人生羁旅中每一双干涸的眼睛。

<<镜世莲华>>

这纤柔而沉静的年轻的躯体，就像一个具有无限引力的宇宙黑洞，刹那间便摄去了一切生命的灵魂。

趴在地上的小胖老头儿呆呆地望着眼前人，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茫然木立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年轻人却已款款步向亭中，看看眼前的桌凳，着实地犹豫了一下，才极小心地坐了下来。

“一壶茶。

” 又是轻轻的、平平淡淡的几个字。

极美的声音！

小胖老头儿忙不迭跑进亭中，手忙脚乱地伺候茶水，把茶壶茶碗着实地用开水烫了好几遍。

这么做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。

两根白皙纤长的手指从袍袖中探出来。

绝美的手！

玲珑剔透，那是造物精心的杰作，是真正的艺术品！

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的人们复归静止。

像是参观天外来客，或是什么珍稀动物，所有人都傻呆呆看着他。

而他，宛如置身荒野，四大皆空。

面纱被轻轻撩开了。

那是怎样一张脸啊！

如果你曾在想象中描绘过一个最美的天仙的容貌，那么当你看到这张脸时，你会发现那想象中的美天仙竟然丑陋得不值一提！

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美！

一种这世上不该有的美！

尤其，当这般美貌生在一个男人脸上的时候！

这是茫茫大千中的一个异数！

这是老天爷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的嘲弄！

而这，也正是他……南宫傲，一生痛苦的根源！

所有的人都呆住了。

无边的静。

即使是个聋子，在此刻也能听到落地飞针的声音。

觉察到这一刻的沉寂，他抬起一双深静如海的眼眸，在周遭人群的脸上轻轻闪过。

所有的人都不禁浑身一震。

收回目光，一抹酸涩的笑意淡淡掠过他的唇边，那张难得有所表情的脸上，蓦然浮起再难掩饰的深沉的凄苦与悲凉。

“南宫傲！

” 一声低低的呼唤，出自那大眼睛小道姑之口。

她已激动得几乎难以自持了。

所有的人都听见了。

尽管声音很低，却宛如晴天一个霹雳。

“千手观音！

原来是他！

” 所有人都在心里发出这一声喊。

北坛七星脸上的呆滞消失了，眼里突然大发异彩，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。

这笑声把柳鸿飞从无比的震惊中拉回现实，仰望苍天，不由得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：“怪不得……真是……造化弄人！”

” 她看了看依然狂笑不止的北坛七星，眼中掠过一道寒光，身体猝然飘起…… 北坛七星又看见了那一团熟悉的白花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每个人的脸上已结结实实地着了一耳光。

变起仓促，现场人人都是吃了一惊。

南宫傲也讶异地掉转目光，朝柳鸿飞上下打量。

柳鸿飞向北坛七星厉声喝斥：“想要命的话，给我放规矩着！”

<<镜世莲华>>

” 陆琨抚腮恨恨：“哼，你们极乐堂做的好买卖！那小妖精别人抱也抱得，亲也亲得，咱爷们儿怎就笑不得！”

” 要不是自忖不是对手，他手里的家伙早就招呼上去了。

七疯子却没陆琨这么好的涵养，一把蝎尾毒钉登时出手，可惜他今天运气不佳，暗器突然半途转向，瘸腿老四和老五马瞎子躲闪不及，双双倒地惨嚎，口中痛骂不止。

七疯子岂甘挨骂，立刻掉头一通污言秽语朝瘸四、瞎五骂还回去。

七“星”乍乍哄哄，一时乱了营。

火云师太一旁冷笑：“原来是约了帮手！”

正好，两个妖精自投罗网，省了贫道费事去寻！

久闻极乐堂的媚花童子色艺双绝，今日倒要好好领教！”

” 这所谓“领教”，自然指的是武功。

只是火云师太为人粗鲁不善辞令，偏在领教之上加了“色艺双绝”一词，听在南宫傲耳朵里，也就别有一番意味，顿时满面通红。

正所谓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南宫傲蓦然被人刺痛伤处，不禁暗中把这蠢道姑恨了个无以复加。

北坛七星听出话中歪意，一齐哄然大笑，挤眉弄眼，丑态百出。

火云师太偏没醒味，只是一本正经站在亭外“候教”。

她身后那个大眼睛小道姑早已双颊绯红，看看她师父，再偷眼看看南宫傲，垂着头好似无地自容。

在北坛七星的哄笑声中，南宫傲缓缓步出亭外。

也许是因为忿恨，他那一身清洁无尘的白衣在簌簌抖动，原本苍白的脸益发惨无血色，表情却仍是一片冷漠。

柳鸿飞料定今日是捅了马蜂窝。

她早听说这位师侄孤傲怪僻、冷酷无情，为了摆脱媚花童子的身份，两年前竟弑师叛门反出极乐堂，在江湖上闹了个沸沸扬扬。

这两年中，塞北松风堂、紫薇堂，以及南斗六阙等等一些武林名门相继被这位号称“千手观音”的南宫师侄搅了个天翻地覆，所为也就是这些正派门人指其“媚花童子”的身分出言侮辱。

今日火云师太无意中道出“色艺双绝”四字，这一场好戏真是有的瞧了。

一黑一白两个人静静地对峙…… 柳鸿飞转身进了亭子，拿起桌上的泥壶自斟了一杯茶，在南宫傲方才坐过的凳子上坐了下来……她倒要瞧瞧这个名动天下的“千手观音”究竟有多大本事。

北坛七星忽然笑不出来了，虽然距离场中二人还有两三丈远，但从南宫傲身上弥散出的森森寒意却侵肌透骨！

火云师太屹立如山。

南宫傲却似依依月下的一缕孤魂。

终于，火云师太猝起发难，铁拂尘裹挟着飓风排山倒海般向南宫傲卷了过去！

掌未到，南宫傲竟似一只断线风筝随风飘扬起来，在火云师太头顶轻盈盘旋，曼妙若仙。

火云师太一击不中，方自一惊，忽觉背后一缕锐风扫过，脊上立刻痛入骨髓。

忙转身却不见人影，背脊又是一阵奇痛，不由得怒火上冲，虎吼连连。

旁观众人只见火云师太在地上陀螺一般旋转，脚底飞沙走石。

南宫傲意态悠闲地在其身围飘来荡去，纤指若兰，在空中比比划划，状如写字，霎时间就有片片黑蝴蝶翩跹起舞。

定睛细看，原来是火云师太背上黑衣被南宫傲的指风撕破，那起舞的是片片黑布。

双方停手的一刹那，那老道姑背上赫然现出四个殷红的大字……“色艺双绝”。

字迹深入肌肤，婉丽多姿，尽态极妍。

北坛七星纵声大笑，柳鸿飞也不禁莞尔，心内却无比骇异：这孩子分明练成了师门的不传之秘“朱砂指”，观其功力，似较师父当年犹有过之。

只是他又如何能在极阴气机之下运施这种纯阳指力呢？

此子武功之诡异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火云师太此刻犹不自知，叫嚣着仍要对方出手。

<<镜世莲华>>

南宫傲却背转身去，洋洋不睬。

看在旁人眼里，那情态，却似一个跟大人怄气的小姑娘，冷漠中带着无限爱娇。

火云师太的大弟子丹霞凑到师父耳边低低说了句什么。

火云师太的一张红脸骤然变成了猪肝色，瞪着南宫傲几乎把钢牙咬断：“妖精！”

你……你给我记着！

”柳鸿飞忍俊不禁：“老牛婆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人家可是饶了你一命。”

”火云师太也不理她，掉头就走。

众弟子慌忙追上，唯独那大眼睛小道姑仍伫立原地，对南宫傲痴痴凝望。

丹霞回头一声断喝：“红珠！”

”小道姑恍然惊醒，依依不舍地望了南宫傲最后一眼，含泪垂首，匆匆随众下山去了。

自此一战，那位年近花甲、虎背熊腰如半截铁塔般的火云师太，便在江湖上留下了一个“色艺双绝”的绰号。

北坛七星情知再呆下去凶多吉少，正要伺机开溜，哪知才一迈步，便一个个木偶般栽倒，七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暗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”闭目等死，半日却全无动静。

睁眼再看，除了他们这几个，周围早已空无一人。

夜幕初临，空山寂寂。

柳鸿飞打量着漠立一旁的南宫傲，不禁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世人都说千手观音冷酷无情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看来真是大错特错了！”

观你方才出手，每每留有余地，可见你实在是个心地仁善的孩子，可惜……” 南宫傲蓦然回眸，冷冷地看着柳鸿飞。

知道对方错会了意，却也理解他的过分明感。

柳鸿飞望着南宫傲慈和地一笑：“你不要误会，我别无它意。”

”望着平南王府的方向，那份难抑的酸楚再次浮上心头，“我有一个儿子，也似你这么大了，我们分别了二十年，也不知今生还有没有团聚的机会，哪怕就像现在这样，能跟他对面站一会儿，说上几句话也好……”两行眼泪，又忍不住滚落下来。

打量着那两行清泪，南宫傲眼中的敌意消失了，喃喃道：“他也算是有福之人了，至少，还有个亲娘在惦记他……”似安慰又似羡慕，言未竟，意下却已生出无限凄凉。

一个母亲的心，蓦然体会出对方言语中那难遣的孤寂与悲苦。

柳鸿飞细细打量面前的年轻人：俊秀的容貌，白皙柔腻的皮肤，修长婉约如风中柳丝的体态，传说中那些绝代丽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吧？

那双极美的大眼睛，也不知含蓄着些什么，清澈却又深不见底，长而浓密的睫毛，时时扑闪出一片朦胧与迷惘。

柳鸿飞越看越惊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你知道你……”看看南宫傲的表情，她把后面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可怜的孩子……”柳鸿飞再次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，她终于明白了：“怪不得阎师兄会这样，怪不得你要……” 南宫傲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柳鸿飞咽住下面的话，改口柔声问：“你今年有多大了？”

”目光中难掩深深的怜惜与慈爱。

南宫傲心里一热，几乎落泪，仓皇回嘴：“这与你何干！”

”沉默片刻，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才冷冷回答：“二十四。”

”感受到对方强烈的抗拒，柳鸿飞却不以为意。

她在江湖上号称“俏阎罗”，足见其人冷厉难惹，但对这个男孩子，她却难以抑制内心的那份特殊的关怀。

“极乐堂……” 她想起了师父，想起了那遥远的青春岁月…… 才入门时，他也就十一二岁吧？

她知道，极乐堂培养花童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的。

<<镜世莲华>>

小小的年纪，远离父母亲人，那该是怎样凄惨而苦难的一段漫长岁月啊！

更何况，他跟着阎棘覩……这难道是天意吗？

“我的麟儿和你同岁，今年也有二十四了。

”柳鸿飞的声音益见温和，“他是三月里的生日，你呢？”

”“腊月。

”态度愈加冷淡。

柳鸿飞点头叹息：“你比他还小得多呢！”

”打量着这个单薄瘦弱的男孩子，她几乎有种想抱一抱他的冲动，但她知道，她不能，这种纯属母爱的表露只会让对方产生莫大的误会。

她早就觉察到，这个看去不胜娇弱的男孩子，对旁人的亲近有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抗拒。

想来，这是他那特殊的经历造成的。

柳鸿飞不敢过于流露自己的关切，但还是忍不住道：“这山上风大，你也该多穿件衣服才是。

”语气中不自觉带出几分责备，似一个母亲在数说自己不听话的儿子。

她早已忘记了南宫傲那一身武功，又何惧这点儿风寒？

南宫傲没说话。

其实，在他心里，早已经不能保持原有的冷漠。

天知道，他本是个感情相当脆弱的人。

只是多年来，惨痛的经历，身心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严酷的摧残，使他不得不在心里筑起一道坚固的堤防，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

然而今天，面对着这个素未谋面的柳师叔，他第一次惊恐地发现，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，那道心理的长城，就在对方充满慈爱的眼神和话语中微微地动摇了。

他不能原谅自己此一刻的软弱，他也不相信这世上会有真心对他好的人。

但无论如何，这个柳师叔赢得了他的好感，尽管他自己不愿承认。

关于柳鸿飞的身世遭遇，南宫傲是知道得很清楚的，甚至比柳鸿飞自己还要清楚得多。

他也知道，对方为了师门的一份藏宝图，被逼无奈抛妻别子，亡命天涯二十年。

还有一点是柳鸿飞自己都不知道的，那就是，这份藏宝图是极乐堂掌门百阴子设计的一道障眼法，整个事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

至于其中的种种隐秘，就连南宫傲也不知道了。

“要不要告诉她真相？”

”南宫傲犹豫着。

对于极乐堂的一切，他都怀着深深的恨恶，但是，“她已经离开二十年了，而且，她也是个受害者……”他在心里为对方辩护，“何况，她方才教训北坛七星纯是为了替我抱不平，大丈夫岂有欠情不还的道理……”这样自我欺骗着，他终于心安理得了。

其实，他之所以决定帮助柳鸿飞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是被对方那份真诚的关爱所感动了。

只是，对于感情，他习惯了逃避。

他要做一个真正冷酷无情的人。

因为，他不敢相信在人世间还能得到一份属于他的真情。

在世人的眼睛里，他看到的只有轻贱和唾弃，再有，就是戏辱和玩弄。

然而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是那么强烈地渴望着一份真心的理解和关爱，只要有可能，他情愿一千次、一万次地以生命的代价去交换！

但是，他没有勇气去奢望这些。

这一切，只是源于埋藏在他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自卑。

终于，他不再犹豫了，“你那份藏宝图是假的。

”柳鸿飞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”南宫傲冷冷一笑：“你可真不像极乐堂的门徒！”

”柳鸿飞如坠云雾，茫然望着南宫傲……那一双美丽的眼睛迷离而空洞地向着远方，自语般淡淡道：“二十年前一场大爆炸，整个极乐堂灰飞烟灭，那些去寻宝的人也无一幸免，听说连百阴子都没

<<镜世莲华>>

能逃出来，你当时正在极乐堂，怎么没死？

” 柳鸿飞终于明白，老老实实回答：“当时，那些寻宝的人包围了极乐堂总坛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又逃生无门，那一场血战……”回忆起那血肉横飞的场景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“那时，玉麟还不足半岁，在我怀里吓得哇哇大哭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想起自己违背门规私许玉明达，真是历尽艰难，直到生了玉麟，师父才不再追究，原以为苦日子可以从此出头，谁知一场浩劫，竟使得母子离散二十年…… 南宫傲一如既往漠然伫立，也不知听了还是没听。

一会儿，柳鸿飞的情绪平稳下来，接着道：“师父把藏宝图交给我，让我带着麟儿藏进地穴的夹壁墙。

我苦求师父一起逃走，师父说什么也不肯……两天后，我从夹壁墙中走出来，眼前已是一片焦土……

” 南宫傲并没有被柳鸿飞的情绪所感染，淡漠地问：“他怎么不走？

” “师父说，极乐堂是他用毕生的心血创建的，极乐堂被毁，他活着也没意思了。

他让我设法找到阎师兄，共同开启宝藏，重建极乐堂。

可自我逃出之后，便被那些寻仇和寻宝的人穷追不舍，亡命天涯，没一天安生过，哪里有机会完成师命？

倒是阎师兄……”她停住了话头，突然想起，阎棘颯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这位南宫师侄给杀了。

南宫傲冷冷道：“你要给他报仇，尽管动手。

” 柳鸿飞苦笑：“他如此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，极乐堂做这样缺德营生，也难怪会遭灭顶之灾。

只是身为本门弟子，又负师父重托……”柳鸿飞叹了口气，没心情再说下去。

“极乐堂”这三个字在江湖中委实臭名昭著，如此光复重任压在肩头，让她一想起来就烦。

南宫傲看看她，突然站起身。

柳鸿飞吓了一跳：“怎么了？

” 南宫傲回头向白马看了一眼。

那马立刻会意，奔过来，用头在他身上挨挨擦擦，十分亲热。

“你要走？

”柳鸿飞吃惊地问。

南宫傲依旧目不旁视：“你不想赏鉴一下那著名的宝藏？

” “你要去寻宝？

” 南宫傲跃上马背，向柳鸿飞微一摆头：“上来吧！

”看柳鸿飞还在发呆，不由分说，袍袖轻舒将其身子卷起放在马上，那马不需吩咐，扬起四蹄，驮着二人绝尘而去。

<<镜世莲华>>

编辑推荐

红尘如镜，亦有正反两面。
既有正面映照出的浮华喧嚣，也有背面隐藏着的阴暗丑陋。
南宫傲是这个故事的封面人物，作为“千手观音”，他是扰攘红尘中那浮华的映像，是大众的娱乐工具，而他自己，却生于忧患，阅尽镜子背面的肮脏丑恶。
他的爱情，源于对命运的不甘与抗争，也是对生命中最本真的善与美的追求。
在这个故事的结尾，还有一个封底人物，一个千方百计要走进浮华，最终却迷失毁灭的女子。
她与南宫傲相合对照起来看，才是本书最真实的表达。

<<镜世莲华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